

我 好交友，很多因工作关系认识的人，后来就成了朋友，陈际川也是其中的一个。说实在的，现在也记不清是在什么地方或什么场合认识的了。反正，这个其貌不扬，言语也有点木讷的人，给我最初的印象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好像是在一九九九年，第六届艺术节在江苏南京举办，我因公数次到南京出差。其间与际川先生有过几次接触。在我的印象中，他是记者出身，做过十几年“无冕之王”，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好像刚辞职下海，正与我们文化部所属的一个单位合作在南京举办香港歌星刘德华演唱会，并取得了成功。从此，他和他的公司与我们文化部门结下了不解之缘，合作也日益频繁。在我印象中，陈际川话语不多，不过，听我朋友王林说，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很诚恳和勤勉的人。直到今年三月我在北京王府井见到他，他说他要出版一百多万字的三部长篇小说，并问我能不能为他即将出版的小说写个序的时候，我很感惊讶。在王林的怂恿下，我虽然答应了，但心想这一百多万字的小说，他是怎么写出来的？直

到我读完他的马上就要在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不息的长江”人生三部曲前两部《暗流》和《隧道》后，我才对陈际川这个人有了新的认识。《暗流》中的肖野平，《隧道》里的南江时报记者赵雨林，或多或少地折射出了他的性格、为人和追求。

听作者本人说，他过去没写过长篇小说。我则是一口气就读完了他的这两部小说。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塑造和刻画了肖野平、陈小诺、欧阳文倩、赵雨林、赵云帆、张芷若、赵修成、张成英、贾为民、郑万山等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通过描写他们的商海沉浮、官场争斗、人生挫折以及感情纠葛等，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生动广阔的现代都市社会生活。合上书本，脑海里仍浮想联翩。小说中的诸多人物仿佛就生活在我们的日常现实生活中。清新的文风，朴实的语言、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你死我活的矛盾冲突，小说人物的悲欢离合，给人以一种真实、感人、撼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

作者告诉我“不息的长江”人生三部曲第三部《曼陀湖》也已脱稿，将于明年出版，只是我还没能读到它。想必它会比他这前两部写得更深动也更精彩！希望他的新作能早日与读者见面。

仅以此文代序。



圆圆原年 怨月 圆日于北京

钱林祥，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办公厅副主任，现任中国美术馆党委书记，副馆长。



早春二月里的一天清晨，当明丽的太阳从地平线上爬出来，这个城市的一切顷刻间似乎都有了生命。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刚过八点，南江时报要闻部代理主任赵雨林已经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他习惯性地翻了翻办公桌上的记事台历，坐了下来。他的脸正对着打开的窗户，从这里望出去，可以清楚地看到办公楼庭院的大门，每一个进出院子人的一举一动都尽收眼底——只要他自己想这么做。办公楼的院子很大，从大门进来是一条两边栽着梧桐树的水泥大道，门外就是繁华的中央中路大街，还可以看见来来往往的车流和人潮。大门左边是一家冷饮店，又高又胖的女店主此刻正在忙着将一箱箱装酸奶的深蓝色塑料筐往下搬；院里通道左边是自行车棚，现在还是空荡荡的。右边是一幢乳白色两层小楼，它也是南江时报的一部分——广告部和一个经营性公司，据说还有一个还没挂牌的信息中心。

赵雨林对自己所在的南江时报了解也不多，因为他调到这里也还不到两个月。南江时报也刚刚创办，由南江市政府办公厅主办，目前还只是试刊，所以几乎每天都有新面孔出现。赵雨林所在的要闻部现在有十二个人，报社还没任命主任，只是让他先做临时负责人，要等到报社的正式刊号批下来，一切才能够按部就班——所以，报社和部里的工作既多又杂，但又常常没有什么结果。刊号不下来就像小孩子生下了而没有出生证一样，报社的日常业务除了由一名副总编分管以外，总编和其他行政头头们成天都把心思放在刊号上，很少顾及到几个业务部门。赵雨林所在的要闻部除了应付省市一些正常的新闻报道以外，主要任务就是要拿出正式创刊的新方案。按照报社的要求，报纸将在五月一日正式创刊。

不多一会儿，院子里响起了汽车喇叭声，自行车铃声，刚刚还空荡荡的自行车棚已经被各色自行车挤满了。楼道里也响起了有重有轻的

脚步声和开门声。报社的办公室是租借机械局的一幢三层楼的第一、二层,第三层是集体宿舍。此楼建于五十年代末,木质结构,楼梯走道和办公室地面都是木地板,就连每间办公室的隔墙也是用木板隔起来的。走廊光线很暗,成天阴森森的。偶尔遇上停电,总是黑洞洞的一片。此刻,赵雨林从窗前站起来,伸了个懒腰,伸手去拿开水瓶准备下楼去打开水。

这时候,门开了。

“哟,赵老师来得这么早啊?”上个星期刚刚调来的邹效泳连蹦带跳地闯了进来。

“哎唷,还能劳驾赵老师打开水?我来我来!”邹效泳将肩上米黄色坤包往自己办公桌上一扔,立马从赵雨林手里抢过水瓶,笑嘻嘻地说,“八点半才上班,嘿,你每天干吗来得这么早?我恨不得十点半上班才好哩,早上实在起不来……”

“早啊,赵老师。”赵雨林还没来得及答话,夏天挺着大肚子,腋下夹着只黑色小包,不紧不慢地晃了进来。“哟,邹郊泳,去打开水?”

“一股酒味,难闻死了,昨天晚上肯定又是一顿烂醉。”邹郊泳走出门口,又把脑袋伸进来,“我说夏天同志,你往后能不能少喝点!”

“喔,昨晚可能是多喝了几杯,到现在头还是晕乎乎的——头疼!”又胖又粗的夏天说完一屁股坐进椅子上,脑袋往椅背一歪,不说话了。

等邹郊泳打开开水回来,要闻部办公室的记者方怡、庆启娟和程小宪也陆续坐在了自己的办公桌前。

不一会儿,与赵雨林同时调进报社的卢万祥也甩着两只胳膊,嘴里哼着小调出现在了门口:“哎唷,我还说今天赶了个早哩,原来我还是坐了个末班车——最后一个到!”卢万祥的重庆方言说得抑扬顿挫。“还有我哩,不好意思,来迟了,来迟了,遇上堵车……”又矮又小肩上却吊着只大坤包的冠军像只老鼠似的跟在卢万祥的屁股后面滚了进来,手里还抓着一份大蒸饭。

“嘿,夏天是不是马尿灌多了,犯熊样了!”冠军瞥了一眼双眼紧闭的夏天,咕哝了一句,便大口大口地嚼起蒸饭来。



“赵老师,这几天空调市场上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我们报纸是不是可以关注一下?”坐在赵雨林旁边的程小宪这时候向赵雨林问道。她看上去二十二三岁,齐耳短发衬托着一张秀气的长圆脸,两只眼睛又黑又大,像是两方深不见底的水潭。她下身着一条咖啡色粗条灯芯绒裤,上身配一件浅咖啡色小方领紧身羊皮茄克,内衬一件小圆领黑色羊绒衫。她说着将一摞报纸递给赵雨林,一边继续说:“这是其他媒体的相关报道,你看看,我觉得我们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你说的有道理,我也注意到了,我们是要关注!不过,这件事还不仅仅是一个市场问题,还需要深入调查和研究,关键是到底该怎么来关注这件事!”赵雨林将一只手放在那摞报纸上,对程小宪说:“你认为呢?”

“我同意你的意见,那我们就多留意点。”程小宪回答道,对赵雨林一笑,便走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了。

“我想跟大家商量件事,”赵雨林脸向着大伙儿,说道,“往后你们谁也别赵老师长赵老师短的,听起来别扭,干脆就叫我赵雨林。不能因为你们迟来了几天就称我老师!没这个道理!今后谁也不许这么叫我,直呼其名,干净利索!好。”

“叫老师有什么啊,这也不让?嗨,就是没人叫我!赵老师——哦,赵雨林,你说我们叫什么我们就叫什么吧——我无所谓!”坐在程小宪后面的方怡,仰起圆乎乎的脸,第一个表了态。

“赵雨林,咦,也蛮顺口的。”邹郊泳天真得像个小女孩,从椅子上蹦起来,走到赵雨林面前,道:“赵雨林同志,能把刚才小宪给你的报纸让我学习学习吗?”她说话的时候,有意歪着脑袋,眯着眼睛。

“好,拿去。”赵雨林一边将报纸递给邹郊泳,一边径自看着桌上的稿子,头也没抬地又问道,“你那个关于摩托车准购证的选题,跑得怎么样了?能不能出稿子了?”

“计经委我跑了两三趟……唔,还得去几趟,不过这一周肯定能交稿!”邹郊泳一边回答赵雨林的话,一边走到方怡跟前,问道:“今天我们去不去?”

“去哪?”正趴在桌上看稿子的方怡抬起头,不解地问。那副眼镜让



人觉得她的长相可怜兮兮的。

“不是说好我们上午要去春天的吗？怎么忘了？”

“嘿，你看我这记性。当然去！我这就好……”方怡扶了扶眼镜，又抬手揩了揩鼻梁上的汗。

“那我等你，快点！”邹效泳说完又走到夏天跟前，两手抱在胸前，突然大声咳嗽了一声。

“唔，乖乖，头都直不起来，昨晚酒喝多了！”夏天半睁开紧闭着的上眼皮，斜瞟了邹效泳一眼，又闭上了，嘴里仍在嘟囔着，“卢万祥不是东西，自己不喝酒，还一个劲地鼓动别人灌我……”

“你还好意思说呢，要不是我在一边为你挡驾，你恐怕连回家的路都找不到了，还怪我哩！”卢万祥转过脸，一只手扶在椅背上，露出整齐的门牙，笑着辩解道：“我不让他喝，他还死要酒喝！”

“总有一天你会让酒给卖了的！整天就知道喝！害得我们全办公室的人都跟着闻你的酒臭味儿！讨厌！”邹效泳嘴不饶人地数落着。

“就你话多，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你了，让你这么不顺眼？”夏天终于将脑袋从椅背上移下来，端起桌上的茶杯出去了。

等夏天洗完杯子回到办公室，邹效泳和方怡正准备出门。

“哟，叫碴子要出窝啦？你这一走，我们还不憋出病来？”夏天一边往杯子里放茶叶，一边不冷不热地说道。

“嫌烦啦？就是要烦你，哼！”邹效泳冲夏天扮了个鬼脸，又道，“你哪天不灌黄汤，我就不烦你啦！”

“赵老师，这是关于连锁经营的稿子。”一直没说话的庆启娟把一沓稿子交给赵雨林。

“好，待会儿我看看——哟，怎么又这么叫我了？”赵雨林搁下笔，抬脸看了一眼这位新来的女记者：苗条的身材，端庄的脸庞，留着一头披肩长发，匀称的五官说明她是一位文静而内向的女孩。庆启娟今年才二十二岁，是从一家出版社调来的，据说发表过几篇小散文。

“我觉得还是叫你赵老师好，直呼其名不太礼貌——再说，你的确也是我们的老师……”

“就是因为我比你们早来了一两个月？小庆，往后还是叫我赵雨



林,我觉着顺耳就行,你怕什么?”

“那……那我就叫你雨林吧?”庆启娟怯生生地问。脸上飞过一阵绯红。

“行,无所谓叫什么都行,只是别叫老师……”赵雨林起身给自己茶杯沏满水,一边往回走,一边对大伙儿说,“各位抓紧点,今天是星期二,后天下午各位的稿子都必须交上来,报社周五要开组版会,冠军你怎么样?能交稿吗?”

“放心,保证按时交稿!”冠军一边打电话一边答道。

“我明天就完稿,下午我再跑一趟电信局。”夏天显然酒已醒了大半,此刻正在和程小宪谈着什么。

“赵雨林,我上午到市政府办公厅去一趟,九点钟有个关于云台隧道的什么会,我想去听听。”程小宪转过脸来对赵雨林说。

“正好,你顺便再到综合处找一下赵处长,他说有一份什么材料要交给我,你替我带回来。还有,来得及再拐到宣传部新闻文艺处,吴处长有两个会议通知……”赵雨林对程小宪吩咐道。

“好,估计会议也不会长,时间来来得及!那我就去了。”

“小宪,我和你一块走,我也到交通局去,刚好同路!”卢万祥从桌上抓起采访本和程小宪一块走了出去。

“哎唷,我差点给忘了,小庆,你上午到春天公司去一趟,他们公司上午有个市场分析会,你去听听,他们的顾总答应给我一份有关空调市场方面的综合资料,你给我带回来。”赵雨林说完,又补充道,“春天在宁夏路 129号。”

“我认识,就在我家附近。那我现在就去吗?”见赵雨林点点头,庆启娟便迅速收拾桌上的东西,手里抓过红色小包,准备出门。

这时候,夏天终于打完了电话,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到赵雨林桌子旁。他从程小宪桌前拖过一把椅子面对着赵雨林坐下来,晃了晃脑袋,说道:“昨天几个中学同学聚会,一个个喝得天昏地暗……这酒,不能这么喝,吃不消!”

“我看你几乎天天都是这么醉醺醺的,难怪邹效泳她们说你,大伙儿也是为你好,往后少喝点!”赵雨林瞥了他一眼说。

“是的,是的,今后是不能瞎喝了!”夏天两眼看着赵雨林,满脸堆笑,“赵兄,我买摩托车的事情,你什么时候同意呀?”

“你看你这样子,叫我怎么跟报社开口?”赵雨林笑了笑对夏天继续说道:“这件事情能不能办成和什么时候办成,首先取决于你自己。报社给我们部三个标准,现在一个都没用。论条件,你夏天可以办,但你成天像泡在酒缸里似的,肯定不行,别说是报社了,首先在我这里就通不过。必须戒酒!否则,你知道的,我也不必多说!”

“非要我未婚妻出面才同意?”

“当然,我把这些连同你的申请一并上报给报社,我要对你的人身安全负责!”

“能不能通融一下呢,赵兄?”夏天嬉皮笑脸地说。

“你别在我这儿磨,肯定不行!”

“夏天,你别不识好歹,赵雨林也是为你好。就你这样还要开摩托呢?摩托不开你就算好的了!”冠军冷不丁插上两句话,气得夏天冲他直翻白眼:“就是你话多,你不说好像别人就不知道你冠军没长嘴!”

“嘿嘿,好好好,我多嘴,我多嘴……”

正在这时,办公室电话响了。

“赵雨林,电话!”冠军拿起听筒听了一下又递给赵雨林。

“是赵雨林吗?我是柯世根……”

“哦,是柯总。”

“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好,我马上就来。”

赵雨林搁下电话,带上笔和笔记本走出了办公室。

2

柯世根的办公室在二楼走道最东头的南面,一共两间。外间是会客室,两组黑色沙发,中间放着两张玻璃茶几;会客室右边有个小门通



向里间,里面是一间三十多平方米的办公室,它三面皆窗,光线非常充足,明晃晃的阳光把屋子照得暖洋洋的。正对门的窗前的地板上放着一盆绿油油的发财树。柯总的古铜色老板桌就放在屋子的中央。

此刻柯世根正在打电话,见赵雨林进来,便朝他摆了摆手,示意他在沙发上坐下来。柯总长得白白胖胖,圆润白皙的脸庞泛着光泽,刚修剪过的大背头非常整齐地向脑后梳着,在阳光下油光可鉴。他浓眉大眼,鼻子和五官也恰到好处,谈起话来,薄薄的嘴唇不停翕动着……在赵雨林眼里,柯总特别能说会道,是精明又有手腕的领导。凭心而论,赵雨林内心里不大喜欢他。因此,平时除了开会,赵雨林从来不会主动找柯总汇报什么事情。可是,柯总却经常找赵雨林谈心。有时候,赵雨林也觉得纳闷,为什么柯总这么喜欢接近自己?

“小赵啊,你来报社有两个月了吧?”柯总打完电话,身子往椅背上一靠,笑着问道。

“两个月多一点!”

“怎么样,还适应吧?就是条件差了点!”

“创业初期,条件艰苦有好处,尤其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讲,正好可以得到很好的锻炼和摔打!”

“只可惜有你这种想法的人现在实在是太少了!你能放弃一个市委的办公室主任的位子到这里来艰苦创业,难得啊!”柯总似乎很感慨。

“这有什么呀,我喜欢新闻记者这个职业,其他对我来讲都无所谓。”

“我们报社现在是一穷二白,办公室是租的,员工宿舍是租的,市里答应拨给我们二百万的开办费,眼下才给了三十万,真是百废待兴啊!小赵,我今天找你来,想跟你谈几件事情,也算是先给你通一个气吧。”柯总手里转动着一支铅笔,两眼从高处收回来落在赵雨林的脸上,然后用一种信任的口气低声说道:

“我们的报纸刊下下个月中旬就可以批下来,所以,市委市政府要求我们《南江时报》五月一日必须正式创刊。”

“柯总,这可是一件大喜事啊!”

“是啊,创刊号就标志着我们这个《南江时报》正式诞生了。而与之



有关的各项工作也就要尽快走上正轨,包括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这就是我今天找你谈的主要内容。”柯世根笑了笑对赵雨林说,“报社准备让你担任要闻部主任,同时兼管报社的一个公司,正处级,市委组织部的文很快就到。”

“柯总,我恐怕不能胜任……”

“这是组织决定,也不是我柯世根一个人的意思,你不用推辞,也不用担心,我对你也寄予很大希望。这两个月来,要闻部的工作非常出色,也出了不少有分量的报道,各方面反映都比较好。报社和办公厅对你们部门的办报方案很赞赏,但你们还要抓紧时间进一步细化和量化。要闻部负责着我们这张报纸的一版和二版,《南江时报》能不能一炮打响,迅速壮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不能把一版和二版办好,办出特色来!这就要看你赵雨林的了!”

“柯总,这么重的担子我赵雨林能挑得起来吗?”赵雨林显然心中无底。

“怕什么,干吧!报社支持你。唔,我们再给你配一个助手。你先考虑一下,只要是报社的人你都可以挑,我给你一周的时间考虑,考虑好了,就来告诉我。至于公司的事情,可能要到下半年才能启动,到时再说吧。小赵,你还有些什么想法和要求?随时可以向我提出来。”

“我就怕干不好,到时候让你失望……因为,虽然我以前也在棠城市里做过新闻管理工作,但《南江时报》却是省会城市的一张大报,又是市政府机关报,凭我这点儿本事,就怕玩不转,万一捅出个什么娄子来,也不好向柯总交待……”

柯世根哈哈一笑,挥了挥手,说道:“这些都是不必要的顾虑,报社还有我们总编嘛,能出什么大娄子?小赵,你放开手脚去干吧,组织部这一周就宣布。现在先让你知道,是让你好有个思想准备。配副手的事,你尽快告诉我,我好调整。”

事情来得太快,完全出乎赵雨林的预料。赵雨林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觉得压力很大。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尽快物色到自己的助手。找谁呢?全报社范围内任我挑?可其他部门的人头也不熟悉啊,于是,赵雨林只能在自己部门的十一个记者当中物色。考虑来考虑去,赵雨林挑



出了三个候选人：程小宪，今年二十四岁，来自一家大企业的宣传部，某名牌大学中文系毕业，来南江时报前曾给一些报刊写过有影响的调查报道。她性格开朗，稳重，有一定组织能力，不足之处就是头脑不够灵活，写出的文章缺乏深度和灵气。另一个就是毕业于东南大学的重庆小伙子卢万祥。这小子脑子灵活，精明能干，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强烈的冲劲。据说他大学毕业被分配回重庆老家当教师，小伙子硬是没回去，好不容易才在南江这座省城里找了一家钢铁企业，才把户口和工作关系留下来。两年里，他接连换了三家单位，最后才来到了他认为很称心的南江时报。小卢能吃苦，文章常常另辟蹊径，视角独特。让人不放心的就是他个性太强，做事毛手毛脚，时不时就会惹出个什么小麻烦来。再一个就是和赵雨林同一天到南江时报报到的吴耕，他比赵雨林大将近七八岁，曾在市委机关报做过记者。前两年留职停薪在海南闯荡了一阵子，没闯出个什么名堂，今年又回到岸上来了，便来到了南江时报。在赵雨林眼里，这人组织能力很强，也能写出一点文章，对报纸编采业务比较熟悉。缺点就是油腔滑调，玩世不恭，偶尔喜欢在小事面前摆个老资格，人缘不怎么好。究竟推荐哪一个呢？赵雨林心里一时拿不定主意。

正在这时，程小宪从市政府办公厅回来了。

“赵处长和吴处长的材料都拿回来了。”程小宪将厚厚一大沓文件和资料交给赵雨林，说，“吴处长叫我告诉你，让你赶快把参加市政府厦门招商会的记者名单报给他，我们报社两个名额。你最好抽空给他打个电话，他好像很着急。”

“我知道，这件事还得请示一下黄总，最后派谁去，由报社定。不过，要闻部我建议过了，由你去。”赵雨林说，然后又问，“还有什么新情况？”

“会议最后还是不欢而散。省调查组派来的审计人员已经进行调查工作，据说云台隧道工程决算竟然比预算超出 ~~几~~ 几个亿！工程副总指挥魏建民居然对审计他们的工程财务这种事很有意见，在会上说了许多难听的话。后来，秘书长让记者们都退了场——我是秘书长特许的，才没有被赶出去。反正，我看得出来，市政府好像是主张让调查组

彻查云台隧道工程，而市委却竭力抵制，会上甚至说有人惟恐天下不乱，想把水搅混，趁乱摸鱼。不过，我看出调查组也未必是真的想要查出什么来，只是走过场例行公事……我听省报的一个记者说，最近有人将云台隧道工程的问题告到了中央，所以，省里不得不下来做做样子，不会有什么大戏看！”

程小宪显然有些激动，扑闪着—对大眼睛看着赵雨林，继续说：“现在许多人都在议论这件事情，谁都知道云台隧道是个豆腐渣工程，至少也有一个亿的水分。然而，却没有哪一级组织下决心来摘这个肿瘤！整天就知道抓一些小鱼小虾的腐败现象来糊弄老百姓——上午被赶出场的记者们都在这么议论。有什么办法？也只能发发牢骚……精神疗法而已！”

“秘书长对这件事情怎么看？”赵雨林问。

“只听不说，更不表态！这就是秘书长的意见，也是市委的意见。”程小宪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又说道，“我一看到秘书长那张阴阳怪气的脸，就倒胃口，不管说什么话都酸不溜秋的！”

“你火气好像还不小嘛！照我看，你比其他被赶出来的同行们要幸运多了！”赵雨林淡淡一笑，对程小宪说，“我们记者是要靠事实来说话的，你说云台隧道工程有问题，隐藏着巨大腐败，你有证据吗？你已经掌握多少确凿的事实？不能光是道听途说，更不能人云亦云，我们要事实，你有吗？”

程小宪一下子被赵雨林问住了，但她很快又反问道：“如果我有事实，你敢发吗？”

“至少我赵雨林可以发！但必须是确凿的事实！”

“可我们是政府办的报纸，即使你赵雨林同意发，报社敢吗？根本不可能发出来！”

“也许你说得对，我们的报纸发不出来！不敢发！但我们可以发内参——而且，如果你能拿出事实，我们未必非要在我们报纸上发——我有办法发出来。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掌握一点儿有价值的能说明云台隧道工程腐败的证据和事实呀？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话是这么个理，可是……”程小宪有点语塞了，坐在办公桌前不



吭气了。

“我们可以就这件事情展开调查，通过合法途径，从什么地方打开缺口，深入进去，一点一滴地掌握到第一手真实可信的资料。关键是人和事，只有掌握到足够的证据——也就是足以证明这个工程腐败的事实，我们作为记者，才能有所作为！程小宪，你有没有这个决心和胆量？”

“我当然有！可就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程小宪说着，突然疑惑地看着赵雨林问，“赵雨林，你是不是有什么线索？或者说已经掌握了一些什么情况？你是在考验我吧？”

“做我们记者这一行的，有时候也非常危险，说不定还会遭到灭顶之灾！要想写这个工程，就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因为，万一这件事真像你说的是那么个状况，就会牵涉到许多人！说不定还要有不少人——甚至一些高层人物掉脑袋！我们能安全吗？”

“我不怕！赵雨林，这件事我听你的！”

“有你这句话就行。不过这件事情还需要从长计议，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去做的，我就怕你到时候中途退场！”

“赵雨林，你也太小看我了！”程小宪涨红了脸，冲赵雨林道，“别看我我是个二十多岁的姑娘，不见得就比你们大男人胆小怕事！我是有名的假小子，我打小还不知道什么叫怕输呢！”

“我欣赏你的决心和胆量，但是现实要比我们想象的不知要艰苦和复杂多少倍！我这么说也是让你有个充分的思想准备哟……”

“又在争论什么事情啦？”刚才不在办公室的夏天这时候迈着笨重的步子走了进来，一边神秘地对他们说，“我刚刚得到一个‘很好’的消息！”

他那肥胖的身子重重地砸进了椅子里，椅子立即发出一阵“吱嘎吱嘎”的响声。“小宪还能猜出来是什么‘很好’？”

“你这会儿酒终于醒了！”程小宪扭头瞟了夏天一眼，道，“你能有什么‘很好’‘很好’的，有什么话就快说，别在这儿卖关子！”

“我们报纸刊号批下来了，五月一号正式创刊！小宪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大大的‘很好’！”



“这算什么大大的‘很好’？刊号早晚要下来的，谁不知道五月一日正式创刊？”程小宪没好气地说道。

“还有我们要闻部要和综合部合二为一，听说下一周就会！——唔，赵雨林，刚才柯总找你有没有给你透露点什么？”

“我也刚听说的，具体怎么个合法还不清楚，报社也没讲。”赵雨林不不经意地这么说着，又向程小宪问道：“云台隧道调查组审计人员的名单你有没有？”

“我只知道参加会议的两个负责人，这是他们的名片。”程小宪将两张名片递给赵雨林。

“这张名片你把它收收好，日后也许会用得上的。刚才柯总把我找去，要我们抓紧时间再把创刊版面的方案再多议几次，尽量能做到细化和量化。下午上班大家再在一起议一议，多提提建议，你们中午吃饭顺便互相打个招呼。”

“好的。”程小宪一边答应着，一边往外走，回过头来对赵雨林说，“办公室余主任刚才在门口遇到我说有事要找我，我去一下。”

这时候，电话铃又响了。程小宪顺手拿起话筒：“赵雨林，找你的！”

赵雨林接过电话，便听出了对方是谁：“噢，办公厅赵处长，材料收到了，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哩——有事找我？不能在电话里讲？什么事这么神秘？下午下班见面，行啊！”赵雨林想了一下，然后又对着电话说，“我说干脆这样，反正我一个人住报社集体宿舍，就在办公室楼上，下班你就直接到我报社来，我在办公室等你。什么，你请我吃饭？有这个必要吗？我们俩也不是外人，就到我报社来，我等你，好，就这样。”

赵雨林放下电话，笑了笑，自言自语道：“这个赵玉章，准是又遇到什么棘手的事了，没辙了！”

“你说的就是综合处的那个赵处长吧！他不是你同学吗？我看他很精神，肯定比你活络！”这时回到办公室的程小宪接过话茬说道。

“其实他很老实，在学校我们都叫他小山东，说话从不知道拐弯抹角，在办公厅这种场合里当差，他是有些不适应，我们有时候都叫他‘愣头青’！”

“我看不见得，我听办公厅人讲他可是秘书长的红人，二十四岁就



爬上了副处长的位子,况且还是副职正用,自从他当了副处长以后,综合处至今也没有配正处长!”

“小宪,看来你比我还了解赵玉章,他的情况你怎么这么熟悉?”赵雨林用有点探究意味的语气笑着说。

“办公厅我几乎每天要去一两趟,钱秘书又是我的同学,她在办公厅呆了四年,知道很多事情……”

赵雨林没再说什么,而是若有所思地瞥了程小宪一眼。

程小宪似乎谈兴正浓,对赵玉章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不过,我倒有点赞同你的这个意思,赵处既有才华,人也长得挺帅,完全是一种绅士风度。据说市长很欣赏他写的讲话稿,我在报纸上读到过他写的杂文,不错。我每次去,他都主动跟我打招呼,不像有的秘书和处长,官不大,僚不小!噢,赵雨林,他每次都提到你,说你们从中学起就是同学,几乎是同性恋了,是不是?”

“你又在这儿瞎掰了,越说越来劲了,我看你是不是对我这个老同学有点什么意思……要不要我给你们做点什么工作?薰

“你又乱说了,我也不过就是说说嘛!”程小宪娇嗔道,脸上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红晕。

赵雨林知道,也看得出来,近来这个程小宪不仅办公厅跑得勤,而且对赵玉章也特别关心,而赵玉章也曾不止一次地打听过程小宪的一些情况。这些现象告诉赵雨林,赵玉章和程小宪彼此都开始注意对方了,至少说,他们各方都在自觉和不自觉地关注对方。赵雨林突然想到,刚才赵玉章打电话,说有事情要跟自己商量,又不能在电话里谈,会不会与她有关?他抬起头,突然发现程小宪正静静地注视着自己。

“干吗这么看着我?是不是我刚才的话说错了?”

“谁看你啦?人家在想其他事情呢?”程小宪从椅子上站起身,极力掩饰刚才的失态,急忙岔开话头说,“余主任刚才催我去原单位把社会保险办过来,这些事也要我们自己办?我真还不知道哪头对哪头呢?怎么办?”

“很简单,到原单位劳资处去办,几分钟的事情!”夏天在一旁说道,“我上周刚办过,不过,最好事先打个电话联系一下,万一没有人,



白跑一趟！我就跑了两趟！这都是经验之谈啊，小宪小姐，我是无偿奉献给你了！嘿嘿，怎么样，中午吃饭奖励一瓶啤酒？”

“又要喝？我看夏天同志，你是没救了！不过，中午啤酒没有，可乐倒可以送你一听！”程小宪说着从坤包里拿出罐可口可乐，放到夏天的面前，“喏，喝这个比啤酒好！”

“也行，也行！”夏天将可乐抓在手里，转动着，撇着嘴笑呵呵地仰起脸看程小宪，打趣道：“我们的小宪是不错的嘛，不过今天心情也是春花怒放呀，嘻嘻嘻，人逢喜事精神爽啊！……谢谢，谢谢小宪同志啤酒……噢不对，可乐一听！”

“又发神经了，不理你了！”程小宪说完带上门出去了。

“唔，赵雨林，赵兄，我看我们这个程小宪对你那个办公厅的处长同学有点意思，你有没有发现？”夏天压低声音问。

“我倒没发现什么，你别在这瞎猜！”赵雨林侧过头冲夏天笑笑，“小心她跟你没完！”

“我的第六感觉系统告诉我，这一次是女的追男的，程小宪喜欢赵处长。不信，咱们走着瞧！我说的，准是没错！”

“你总是这么自以为是！这次你肯定输定了！”赵雨林有意用话说夏天，“告诉你，我同学有女朋友了！”

“这有什么关系？有女朋友又怎么样？都什么年代啦？只要没结婚，什么都可以说！”夏天不以为然。

“爱情这东西，没准儿的事情多着哩！我谈的第一个女朋友，快结婚前一个月还飞了呢？这有什么奇怪的？”夏天显然有些忿忿然，语气也重了起来，“我在这方面可能要比你赵兄见广识多！我吃了不少闷亏，也摔过跟斗，才知道爱情这玩意儿不好玩。反正说不清楚，道不明白，相爱的未必就能走到一起，成为伴侣，结婚的也难说一定就是因为相爱——而是一种义务和习惯而已！”

“你好像很伤感？我看你现在的女朋友不是对你很好吗？”赵雨林语气关切地说。他放下手头的稿件，两手扶着椅背，望着夏天，又道：“你总不能老是抱着过去的痛苦过日子，成天泡在酒桶里总不是个事儿。人总是要向前走的！就像你和我一样，保不准我赵雨林还不如你呢



——我是比方说，人总有不顺心的时候，但毕竟顺心的事要多于不顺心的事。男人要什么事都能放得下，更何况儿女情长哩！”

“这报社，我只能给你赵雨林一个人讲点我的私事，我的难堪，平时我跟谁谈哩？我的确很爱她，她是我夏天唯一喜欢的一个女人，我也认为她也爱我。可她却偏偏又走了，竟然又是嫁给了曾经被我处分过的一个臭流氓，下三滥！我实在是无法咽下这口气啊！可是，却无能为力，一筹莫展！……”

“生活有时候的确是很残酷的，换上我赵雨林遇上这种事，也许还不如你呢。可是你挺过来了，我感谢你对我的信任。我们现在既是同事，也是朋友，因为《南江时报》这张新报纸我们从各自不同的岗位走到了一起，这就是缘分。你还比我早来几天呢，这个城市你比我还熟悉，虽然你过去没有做过专业记者，但也写过不少报道。夏天，你不仅应该有所作为，而且应该有一番大作为！把《南江时报》这张报纸办出名气来！”

“我到这里来，就是要再干出一番事业来让她看看！我夏天并没有趴下，我永远比她强！”

夏天“腾”地从椅子上站起来，重重地在桌子上擂了一拳，说。然后又不好意思地对赵雨林笑笑。

“这才像是你夏天的性格嘛！”赵雨林也笑了。



下午快到六点钟，要闻部的创刊方案讨论会才结束。庆启娟离开办公室时又对赵雨林说：“别忘了给春天的顾总去个电话，顾总说有什么事要找你……”

“噢，我这就打，差点又给忘了！”赵雨林说着便往放电话机的办公桌走。

这时候，赵玉章已经站在门口了。